

勇敢的小号兵

丰 峻 白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少年兒童讀物
勇敢的小號兵

李曉白 著

郭 敦 插图

陝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西安

第一段 從中間開頭

大塋山腳下，
站着一位哨兵；
他的喜悅的目光，
迎接着——一位趕着毛驢
南來的賣棉花的老翁。

「大伯，
我猜想你是該來了！
怎麼樣，
一路上可是順風？」

「唉，
有什麼順風，
險些兒落個人財兩空！
他們把我從宜川追到鄜縣，
多虧咱游擊隊救了我的老命！」

「抬下馱子休息休息吧，
 咱的哨棚仍然在这綠林中……」
 哨兵親切地招呼着他，
 他是支援八路軍的老英雄，
 ——和所有蔣管区的人民一样，
 身在虎穴，
 心在革命；
 他們冒着生命危險，
 偷越匪軍的封鎖線，
 披星戴月，
 翻山越嶺，
 把粮食、棉花……
 不断地运往延安城；
 是为了多掙几个錢嗎？
 不！
 哨兵理解他們的心情。

「不休息了，
 赶天黑要進延安城。
 可是，同志，
 我得把这个孩子交給你，

要不我就对不起他的父親……」

他把一個十三歲的孩子，
從馱子上抱下來交給哨兵；

「要多多担待，
照顧的話我就不再叮嚀。」

這個孩子呀，
就是咱要說的小丁；
他的鞋子張着嘴，
衣衫上盡是補釘；
他瘦得像一根干柴，



走起來沒有一點精神。

這孩子是一個好種！

別看他瘦，

他原是一根金針！

別看他小，

他用剪刀殺過敵人！

「他沒有了爹，

他沒有了媽，

他受的苦呵，

三天三夜也說不清……」

老大伯扎緊驢肚帶，

又趕他的路程。

第二段 給我手榴彈

他穿上了不合身的軍裝，

生活在長流不斷的延河旁；

延河的魚兒擺尾搖頭，

也沒有咱小丁那麼活潑、自由；
河邊的草兒青，楊柳擺，
怎比上小丁那麼精神、可愛！

七八個小號兵，
不在延河旁，
就在清涼山頂；
下午吹走夕陽，
清晨吹來東方紅，
嗒嗒嗒，
嗒嗒嗒，
把全城人都叫醒。

小丁記着仇恨，
一心把號譜練精，
不明白就問司號長，
把嘴唇吹得像枕头一樣的腫。

只見吹號，
不見打沖鋒，
仇恨像一塊磨扇，

压得他坐臥不寧。
他嘴內不說心內想：

「成天嗒嗒嗒，
嗒嗒嗒，

这就能把仇人殺？」

「营長啊，
啥时能上火綫？
啥时才進攻宜川？
营長，

我等不着啦，
給我一顆手榴彈，
我要回到曲兒砭，
炸死錢貴祿那个大坏蛋！」

「就这么大的仇？」

「营長，
这仇恨怎么能說完！
我爹是个庄稼汗，
他不該三更半夜，

把我爹槍斃在村外边？

我媽媽是个好人，

为什么要逼得她跳在井里边？

他拉我給他家放羊，

为什么不給我衣裳穿？

他常常扭我的耳朵，

常常踢我手里的飯碗。

「营長，

他当个联保主任，

为什么就能一手遮住天？

营長，

給我手榴彈！

給我手榴彈！」

他对手榴彈特別感到兴趣，

覺得只有它才能报仇冤。

「好同志，

不要忙，

革命和上山打柴一样，

要一枝一枝砍，

要一步一步上。

不能光記着你的仇，

旁人的仇也得記心上。

仇人不光是錢貴祿，

所有的反动派都一样。

你还得再鍛鍊鍛鍊，

才能上戰場。」

營長撫摸着小丁的平頭，

小丁的仇恨也使他分外悲伤。

「什么是鍛鍊？

我不要，

我不要！

我的个子不高，

我的胆子却不小；

在那天夜里，

我藏在門背后，

悄悄地戳了錢貴祿一剪刀！」

他好像是給人講故事，

講得頭頭是道；

講到伤心处他掉淚，

講到高兴处他欢笑。

「为什么要悄悄地？」

「我的年紀小，
帮忙的人也少；
他有手槍，
我只是一把剪刀。
要不是王大伯
連夜送我上延安，
我的命难逃。

营長，
还是讓我当战斗員，
号筒怎能把仇报？」

「小丁同志，
你的个兒比槍还低，
怎能上陣殺敵？
不要急，
你的仇一定要报，
你的恨一定要消！」



咱不用悄悄地戳他一剪刀，
咱有千万人民，
咱有无数的枪炮；
以后呀，
所有的反动派都要打倒！

「号筒也是武器，
也能上阵杀敌，
不要小看它，

它能叫來勝利！」
 營長安慰着他，
 給他吃一只蜜似的鮮梨。

第三段 成長

一年復一年，
 小丁已經十六歲滿；
 他的個兒倒不高，
 臉蛋却像皮球一樣圓，
 水溜溜的眼睛像兩顆葡萄，
 誰見了誰喜歡。
 他開口手榴彈，
 閉口手榴彈，
 同志們干脆叫他「手榴彈」。
 的確，
 他和它的性情都一般。

一塊真金子，
 經受着火爐的鍛鍊，

在革命的艰苦岁月里，
他不曾说过一句怨言，
同大家一起上山打柴，
一有空就跑到炊事班，
不论是拉火、洗锅，
都受过炊事员的称讚。
人都说他手忙、脚快，
真像一颗金钢钻。

至于他的业务，
红缨子号繁从不离肩，
各样号谱都练得十分精通，
吹起来就如弹钢琴一般。

边区人民难忘的四七年，
胡匪像小偷一样竄进延安，
他随着部队住在瓦窑堡，
这是斗争的最前线。

他开始听到了砲火的声音，
他对这声音又欢迎又恨，

欢迎它是为了报仇的日子到来，
恨它是敌人屠杀着边区人民。

一个有月亮的夜晚，
敌人竄进了包围圈；
营长下令进攻，
小丁的号音叫响了天；
同志们一声喊：
「衝啊，『手榴彈』爆炸啦！」
小丁喜在眉尖。

槍彈砲彈像落雨，
他紧跟在营长身边，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战斗，
开始还有些胆寒，
可他的仇恨比海深，
錢貴祿的面孔又出现在他面前；
他知道，
不打垮反动派，
窮人的苦难就没个完。

砲火忽然中断，
霎时展开白刃战。

离营长有五十米的一个山角，
两个人扭在一起不得开交，
他看清楚这是一个同志一个敌人，
就偷偷地向前跑，
拿起他的号筒，
对准大帽子的脑袋打了一号。
敌人已像驴子一样被自己人骑上，



他爬下又把敌人的鼻子咬。

「司号員！司号員！」

营長大声地喊，

「不許你胡闖。

你是司号員，

怎能离开指揮員？」

营長嚴肅地訓誡着，

小丁的心在爆炸着。

經過激烈的战斗，

戰場上忽然沉寂，

敌人丢下滿地尸体，

夾着尾巴敗退。

「小丁同志！」

「有！」

「和衛生員一起运伤员，

只許快，

不許慢！」